



彩亭石桥：因善之名

杨盛东



彩亭桥这个名字很像是古诗里的词语。事实上,是金代一位叫杨绘的学士捐资建造了此桥。杨绘是玉田人,字采亭,乡邻们为了感念他,以其字为桥命名,其后此地村镇也以桥名命名。一个善良的名字就这样被人们念了800年。

杨绘的善举不仅给这片土地赋予了名字,还留下了悠长的故事和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光绪十年《玉田县志》所录《采亭桥记》记载:“采亭杨先生者,经州人,仕金为学士,厥名绘,采亭其字也。归老卜筑唐水之涯,构数椽而居焉。……去村舍之南二百步,为西连幽都,东通辽海之孔道,远近行人,往来如织。而唐水之顺流而南注也,行人咸病涉焉。公思所以利济之,不谋于众,独任于身。镌石于北山之麓,几阔日而桥以成……长数丈,广容并轨,极坚固,可久远,其势若垂虹,二里外皆望见。”

该碑撰文者是清初曾任萧县令的玉田人李琼。他在碑记中记载,杨绘是任于金代的学士,归老乡里,在此结庐而居。唐水湍湍南流而去,使得往来行人愁于过河。文中提及的唐水即是今天的兰泉河,也称蓝泉河,古称蓝

水,唐水,发源于玉田县城西北十五里的陀头山下。水从石隙间涌出,清澈见底,其色翠蓝,故而得名,玉田古八景中即有“唐水涌蓝”一说。

唐水的交通如此重要,不可不顾。杨绘不求诸他人,独揽起筑桥的责任。他出资凿石开方,终于筑成长数丈的“坚好”之桥,二里外都能见到其如垂虹般的身姿。

碑记中说:“杨老先生,一生好义,力行善,凡便于人者毅然为之,无难色也。”无难色,寥寥几字,把一位古道热肠、慷慨解囊的乡绅从史料中召唤出来。“乡人重公之意,请以公之字名桥,公弗获辞,遂名曰采亭……人乃籍桥以传于不朽矣。”乡亲们更是感激杨绘的义举,桥以人名冠之,彩亭之名至此传为不朽。碑记不仅记述了杨绘建桥的始末,还记录了桥体的坚实耐用及桥建成后的重要作用。据查,数十年前曾有人见过原碑,但后来碑不知所终,至今也未找到。

另有多种历史文献记载与此大略相同。《大明一统志·直隶顺天府》载:“彩亭桥在玉田县西二十里,跨蓝水河。”《玉田县志》载:“杨绘,号采亭,官学士,退老卜居蓝水滨,建长桥于舍南,以济行者,至今赖之。”

清末之时,彩亭桥已经有所破损。村中石印堂等人八方奔走,组织捐资,附近二十余村上百人也纷纷义捐,终于在宣统元年将彩亭桥修整一新,并立有重修彩亭桥碑。民国年间,滦州市文人马文炳曾游至此,细读碑文,心中感慨玉田人的绵绵善举,写下了一首诗作:“北水南流隔两村,桥通东西便行人。三道彩虹祉福地,两代义举古风存。金有彩亭开先

例,清有义众续后尘。无终境内多善事,玉田乡民古风淳。”

从碑记中还可知,早在金代,彩亭桥就是幽都(今北京)与辽海(辽东滨海之地)交通要道上的咽喉,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在其后800年的历史中,该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,正如清宣统元年(1909年)《重修彩亭桥碑记》所载:“数百年来……东控辽东,而西则拱卫神京也。”可以想见此桥此路当年车马行人攘攘来往的盛况。直到1960年以后,京沈公路彩亭桥段从街中改线到镇南,其交通重要性才渐渐减弱。

彩亭桥的建筑结构及雕刻特点保留有独特的金代风格。山东省泗水县的双月桥建于金大定二十年(1180年),北京卢沟桥建于金明昌三年(1192年),河南省临颍的小商桥建于宋金时期,三桥均采用了全石孔拱结构,且拱桥外券及桥身各部位的雕刻与彩亭桥的雕刻特点十分相近。

《大明一统志》中把卢沟桥和彩亭桥同载于顺天府关桥部分的十三座古桥之中。彩亭桥和卢沟桥相比,虽然规模较小,但其建筑形式大同小异,都是采用全石孔拱结构,特别是狮子望柱、龙头及其整体结构方面,更是完全体现了金代桥梁建筑风格 and 共同点。因此彩亭桥和卢沟桥可以称得上是姊妹桥。后人曾以其建筑特点赞颂:“当年车马县城西,曾为霓虹醉似泥。自建金朝香不断,莲花狮子入兰溪。”

如今彩亭桥是河北省境内仅有一座金代古桥,除个别望柱、栏板等在清代那次进行过修补,桥梁基本保持了金代的原貌,历经金、元、明、清,桥身建筑结构仍旧十分坚固,还可承载20多吨重的车辆从桥上通过。

彩亭桥于1988年被列为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,2001年被公布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今年夏天,记者驱车去参观彩亭桥。从穿越镇子的国道转进村庄,顺着红砖村居中的小路,一路走,一路疑惑,这里会藏有古迹吗?路转溪桥忽见,石桥突然就在眼前了,视野也瞬间平展起来。

石桥如长虹如弓弦,东西向跨过兰泉河,长约20米,桥面宽约6米,长石错落铺陈。28根栏柱,26块栏板,都是坚实的整块石料,栏柱、栏板、基石牢牢相互铆定,浑然一体。栏柱上端雕有狮子、猴子、莲花、寿桃等动植物。小兽们乖巧地蹲踞在柱头,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与雨淋,它们的毛发、眉眼都已剥蚀殆尽,灵动的表情也模糊了,但它们的姿态依然天真烂漫。在桥上走一走,记者忍不住轻轻摸摸它们圆润光滑的头——无数路人一定都曾如此做过。太阳的暖意深深刻进了它们的肌肤,感觉下一秒它们就会跳动起来,在行人的脚边活泼打滚。

除了柱头的石雕,石栏板也雕有图案,只是岁月残忍,磨浅了深深的线条,依稀能辨出犀牛望月、莲花荷叶的图案,最两端的是云纹栏板收边。有趣的是,桥西端南侧、东端北侧的栏板上各有两个孔眼,据说这是供过往行人歇脚拴马用的。在桥边立有一幢石碑,上刻《采亭桥记》,是2014年的复刻版。

走下河堤,可以望到桥身,三个桥拱券用带有弧度的条石砌筑,两个龙头从拱中间探头而出。桥身的条石错缝分层叠垒而上,时间和滚滚车流的碾压,使得它们的堆砌不再流线般顺滑,满是衰老的破碎感和沧桑

感。但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紧紧相贴,老而弥坚地默契如一体,自有一份坚强不屈的力量感。这段桥身足以让人凝神望之又望。

兰泉水宁静地泛着绿色,莲荷漫开在河道上。岸边从生着苇蓼,几个年轻人正坐在草间垂钓。“桥之南河水为湖,荷花掩映,登桥望之,波光潋滟,葱茜盈眸……”《采亭桥记》中描绘的正是此时此刻。石桥的外形走向和周遭景致等等状况,都与史料所载无异。踏访古迹的有趣处在于实地和史书互相印证的过程。当年写下这些资料的史家可曾想到,多少年后,有人在石旁、河边和野草间苦苦寻访他们在字里行间留下的密语。这是一份后人永远无法向记载者们兑现的谢意吧。此时一个村民骑着电动车驮着他的伙伴,由西向东,说笑着从桥上飞驰而过,一缕尘土扬起。这时候的石桥像是一个乡间女孩,没有脂粉梳妆,唯穿着一件青布衣衫,提着篮子在田间拾捡散落的谷物。

当地政府修缮了石桥,并在桥东修建了开阔的彩亭广场。广场是一座庙宇的旧址,在挖掘过程中,出土了石构件、经幢等文物,如今就放置在广场上,供村民们参观。

“桥之北群山如屏,烟晴峭崿……”此时的风景再现了碑文的描述。日月如梭,沧海桑田,无数建筑杰作早已踪迹难觅,但是彩亭桥幸运地留存下来了,依靠着乡人坚持不懈的好义利他的美德。

古老的石桥,现代的广场,村民的日常与他们先人的过往在此相融相依,同望一条河水,同过一道桥梁,百千年后依然如此,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。

人猫情未了

杜晓虎



的大限。我在门口陪它到凌晨最近一点,想送它最后一程。它始终是一个动作,头使劲后仰,前爪在空中划拉。三点多,我起来出去再看,它的动作依旧;五点多,我再起来看,还是一样。我实在受不了,给宠物医院的大夫拨去电话,大夫让抱去看看。来不及梳洗,我就驱车带它赶到医院。当时它已经几乎没有了呼吸,瞳孔扩散,没有痛觉,血都抽不出来,只有头后仰,两只前爪在空中划拉。大夫说只能试试,希望不大。经过输液、吸氧之后,到了晚上,奇迹出现了,大毛有了呼吸,头不再后仰,前爪也停止了划拉,还能转成趴卧的姿势了。12月5日,大毛战胜了病魔,身体开始恢复,能站起来走路了。大夫说,它可能失明、失聪,也失去了嗅觉,今后的日子只能多加照顾。我们当时的想法是:只要它还在,怎么都行。大毛真是一只坚强的猫咪,它不仅战胜了病魔,而且很快恢复了各项机能。从那以后,大毛正式入编,成为家庭的一员。

饱尝生活的艰辛,又在死亡线上走过一遭的大毛,似乎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,它总是表现得特别满足,特别亲人。我们下班回家,它总是第一个跑出来迎接,让我们抚摸吧台,它总是在吧台台上撒娇,让抚摸,求抱抱。我看电视、弄电脑的时候,

它也总是安安静静地陪在我身边,要么呼呼大睡,要么深情凝望。

对于大毛的“篡位”,大萌很豁达,有大哥的风范。二萌却非常不受用,总是趁我们不注意偷偷地打它。为此,二萌没少挨批评,甚至责骂。面对二萌的寻衅滋事,大毛总是默默承受,从不与之争锋,一方面它个头小,且有残疾,不是二萌的对手,但更主要的,是它不敢得罪这个恶少。在它的小脑子里,肯定在想:得罪了它就是得罪了主人,我就可能被赶出去,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幸福。由于它的忍让,二萌也就慢慢释怀,开始接受大毛,整个氛围也越发和谐了。

大毛从不对我们提任何要求,它什么都吃,不像大萌和二萌那么挑食。相比猫粮,它似乎更喜欢吃人吃的饭菜,这大概与它一度流浪的经历有关。它从不会主动向我索要的,那两个叫我投喂时,它总是跟在它们身后,大有跟着大哥混饭吃的感觉。

美好的日子恬静而短暂。天地永隔的日子来得那么意外和突然。7月7日晚上,感觉大毛状态异常,开始毡音,当时没有太在意。后来明白,猫毡音就意味着状况不好。8日早上,钻进毡音的大毛被我执着地从床下呼唤出来,坚持着陪我看了一会儿电视。下午,大毛还是不行,我赶紧带着它去医院。拍了片子,上次

抢救它的那位大夫说:“严重贫血,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。”对医学无知的我当时没有太在意。到家后,大毛状况越来越差,午后,我又联系了大夫,再次来到医院。到医院时,大毛的两条后腿已经失去了力量。抽血化验,红细胞、血红蛋白、血小板几乎没有,血的颜色很浅,没有一点儿黏性,大夫再次提醒我们,做好心理准备。从医院回来,已是凌晨两点半多,我让它在床上躺下,哄着睡着。早上醒来,发现它自己又钻到床下去了。

9日上午,它一直处于昏迷状态,我们实在不能接受,中午,再次带它去宠物医院,输了生命元,联系了凝血酶原。但那是人用的,医生不敢用在猫身上。在宠物医院里,医生给它吸氧、输液时,它的状况似乎有所好转,体温有些回升,呼吸也渐均匀,但停止吸氧,马上就会呼吸急促,每分钟90次左右。八点多输完液回家,它已经不能动了,持续昏迷,偶尔醒来,听到我们的呼唤,就会竭尽全力地回应一下。那一刻,我们的心是碎的,粉碎那种。

10日凌晨零点,大毛停止了呼吸,永远地走了。起初它的身体的柔软,还留着淡淡的体温,我们为它擦拭了整个身体,毛色变得干净,身体变得舒展,不再是病重的模样。我们把它安置在它生前最喜欢的纸箱中,放在楼道里,我默默地吸烟,当时感觉不到太难受,只是不愿相信、不敢相信,抑或是不承认,大毛就这样离开了。陪它到一点半,进屋前,再看看,大毛的身体已经硬了、凉了。大毛走了,只把躯体留给我们作为念想。

10日上午,在一处湖光秀美、树木繁茂的高岗上,我们安葬了心爱的大毛。抱着它冰冷的身躯,回想着它历尽艰辛的一生,我心如刀割。只愿皇天后土,仁慈悲悯,安息它弱小的灵魂吧。

如今,大毛已经走了三个多月,我们还是感觉它就在家,一会儿就能看到它一拐一拐地向我们走来。归来吧,大毛,我们想你,想你……

河蟹

张树田

“秋风起,蟹脚痒;菊花开,闻蟹来。”梁实秋先生在他的《雅舍谈吃》一文中,对秋蟹在食客中不问南北、不分雅俗的地位也有类似的表述。不过,无论民间抑或文人雅士笔下的这些说法似乎都已成为过去时。君不见,如今一年四季,这种蟹肉上席百味淡的场景并不鲜见,已和“秋风”“菊花”不再有密切关联。

初见河蟹,是我五六岁时的孩提时代。一群光腚的男童在家乡一个池塘中翻扒,即大家一起在水坑中搅动。由于水底淤泥翻腾,致使鱼儿缺氧,被迫浮到水面,然后就束手就擒。我天性怕水,只能躲在岸边观战。那次在茅厕旁竟发现几只河蟹正舞动着双螯大口吞食着粪便,震惊和恐惧之余,这种长相奇特、举止怪异的家伙自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。

差不多同一年,我家的2亩田地转卖给相邻的镇子上开办诊所的俄国人玛丽佳。按照乡俗,书写过户文书时,买家要宴请卖家和中人。那天,奶奶带着我前往赴宴。俄国人家境优渥,设有专门的餐厅,沸水翻腾的火锅,各种冷拼热炒一应俱全,但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盘从未吃过的河蟹,透过银白的蟹脐,可见紫红色的蟹膏。看着大人们嘴角淌油心满意足的吃相,我这个小馋虫哪里能抵得住美味的诱惑,原本在坑塘边见过的那不堪入目的场景,顿时烟消云散,原来世间还有如此征服味蕾的口腹之物!许多年后,获知鲁迅先生对于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的赞誉,不禁暗自庆幸那次天赐良机。

后来,年仅16岁的老弟弟分配到柏各庄农垦区化肥厂工作。那时农场开发不久,基本保持着原生态滩涂的样貌,水草丰美,鱼鲜蟹肥。那年我从军校回家,老弟弟搭乘运煤货车,次日即专门为我送来了一大帆布袋河蟹,母亲整整烺了一大八沿锅。弟弟看着家人尽兴的样子,颇为得意地告诉大家,头天晚上,他们几个小伙伴手提一盏马灯,静候在稻田旁,河蟹寻光爬来,不消几个小时即有如此斩获。我屏声静气,暗自思忖,柏各庄,这是多么神奇的一方宝地呀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,我也有幸来到这个令自己心驰神往的鱼米之乡,为同事购买鱼虾等过节物资。在朋友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任务后,我就在朋友家用饭。突然一位村民背着一编织袋河蟹找上门来,恳请我们务必收下。领导见每斤八毛的要价不高,二话没说当场应允。谁知善门一开,竟尾随而来多名卖蟹的村民,我们自然把收货价越压越低,同事们自然也得到不小的实惠。

其实也就是从那个年代始,由于一些水利工程设计的失当,阻断了河蟹产卵的洄游之路,加之化肥、农药的过度使用,那些肥美鲜野的野生河蟹已濒临绝迹。幸而稻蟹混合养殖异军突起,如今,这一新兴产业已扩展到唐山南部诸多临海县区,稻蟹共生立体生态循环产业显现出勃勃生机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已经变成现实。

最美夕阳红

张学新

人生的旅途,行至晚年,便如仲秋的夕阳,虽不及盛夏之热烈,却别有一番温煦与沉静。那光芒不再刺目,而是柔和地洒向大地,将万物染上一层金黄,仿佛在有生之年,欲将所有的温暖都倾泻出来,献给天下最可爱的人。

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便是如此。我们曾经历过春的生机勃勃,夏的繁盛茂盛,终于来到这硕果累累的秋季。我们的步履虽已蹒跚,脸上的皱纹虽已布满,但目光却依旧清澈明亮;我们的发丝虽已雪白,但智慧却如老酒一样醇香。我们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,看日出日落,看云卷云舒,心中自有一片充满余晖的天地。

我出去散步时,经常见到邻居李老先生,他年逾八十,每日清晨必至小区公园,练一练太极拳,而后与二三老友开怀畅谈。他说:“年轻时总觉得时光漫长,如今方知白驹过隙。”他家的案头摆着文房四宝,他有空就练练书法,楷书写得颇有功夫。近些年他又开始学山水画。他说不非要成画家,只是觉得心中有些景象,欲借笔墨留下美好的记忆。他的画技虽不甚精,山水下笔却有一种岁月沉淀的韵味,那是年轻人学不来的。

老人对时光格外珍惜。因为他们明白,余下的光阴不像青春时那般看似取之不尽。他们不再急于奔波,而是学会了驻足欣赏。一花一木,一茶一饭,皆可成趣。他们读书不再求快,而是一字一句地品味;他们交谈不再喧哗,而是慢声细语地倾诉内心的所思所想与苦辣酸甜。

夕阳西下,却依然从容不迫地铺展它的余晖。老人亦如是,明知岁月有限,反而活得更通透自在。他们不再为虚名浮利所困扰,不再为家庭琐事而烦恼,而是倾心专注于家人的笑脸,孙辈的乖巧,老友的问候,以及内心深处的那种平和与淡定,从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味道。

太阳落山时的天空,往往呈现出一天中最绚丽的色彩。橙红、金黄、绛紫交织,美得令人屏息。老人的晚年,何尝不是如此呢?尽管体力不如从前,却可以拥有年轻人难以企及的睿智与淡泊。他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,看透了世事的无常,反而能够以更加超然的态度面对一切,活出精彩的人生。

珍惜晚年时光,不是要得到什么,而是要遇事想得开,放得下;不要焦虑于来日无多,而是要放平心态享受当下。老人如夕阳,不因时光即将西沉而黯淡,反而要绽放出最为柔和动人的光彩,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
老人如晚秋的阳光,温暖而不灼人,明亮而不刺眼。在这人生的晚秋时节,他们收获的是历经沧桑后的智慧,是洞明世事后的从容,是放下执念后的自在,这才是老人生命最美的时光。